



## 党的生日

○ 李沙铃

202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普天同庆,热烈祝贺!

105年,是一部由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史诗,每一步都镌刻着信仰与牺牲,每一程都书写着变革与新生。

这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党领导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东方巨龙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近年来,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以及中国影视、网文、短视频在海外广受欢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不少外国友人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开放、安全与活力,由衷地表达对这个国家的喜爱。

中国外交持续频繁而活跃,多国领导人不断访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得到广泛响应。这背后,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是世界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

说起这些年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变化,广大百姓几乎众口一词:满满的获得感、稳稳的幸福。

我每年都会到基层走一走。在家乡长安,我看到父老乡亲们神情安逸、满面春风。他们告诉我,如今不但吃得好,更讲究营养花样;不但穿得暖,更追求时髦新潮;不但

常旅游,足迹更遍及国内远方甚至海外。口袋里有钱,心底里踏实。国家把幸福给了我们,我们就要把幸福种在心里。

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才出现了你追我赶、惊天动地的强国大建设,强党强国强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宏伟蓝图,都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雄图大略。

一亿多名共产党员与亿万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精神昂扬,奔赴各个岗位,辛勤付出,争当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

习近平总书记说,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

领袖的讲话,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必须贯彻始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今年95岁,党龄70多年,已年迈体弱,难以前行,但志益坚,把心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版图上一同呼吸,命运一体。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向上攀登的,岂止是百尺竿头,更是勇闯科技与文明的星辰大海。令人振奋的是,我们正不断超越自己。

在这里,我想对青年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

青年,是人生的朝阳,是希望,是力量。青年的样子,就是国家未来的样子。

青年最美的姿态是学习。学习党史、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一切科学文化知识。当前,尤其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身体力行,明德励志,报效国家。

让我们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信心满怀地屹立于时代潮头。

国家繁荣  
天下太平  
日月昌明  
百姓高兴  
走,永远地、坚定地,跟党走!

跟着党走!

早上6点,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着不远处的山影,又想起西岐麻兄。他常年住在翠华山上。每次望山时,我忍不住会想起他。扫完院子,送妻子上班,回来读书,一切如常。8点的钟声咣咣响起,一下子动心,马上邀请邻居小崔,一起驱车前往。

半个小时后进山,感觉已换了天地。我一边给小崔讲40年前,第一次上翠华山的故事,一边尽力回想着当年的细节。钻过翠华隧道,远远看到那棵大松树。那次跟同学骑车上来,累得够呛,只记得一池一松。听别人说迎客松,我没搞明白,回去后在作文本上,硬是生造了一个“柠客松”。

麻兄租住的房子,就在树下的水湫池村。进屋,看着他烧水泡茶,悄然瞅着四下的摆设,想从中找点隐士的意趣。他看穿我的心思,说我只是到这里放空,没有隐。随即又说,这山里有四五千隐士,但那些常年衣服不洗、胡子不刮者,连自己的身体都修不好,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

一杯茶入口,麻兄从他的书法说起,讲到山里的生活、艺术的灵感,再到山川草木的滋养,从古到今,看似随意,却自带深意。聊到王维,他下意识伸了一下头,看了看门前的翠华峰。“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他说,王维大概跟你们进山一样,从远到近,自外而内,一路边走边看。然后,爬到这个峰上,在远处发现“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我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一定。

他一听,有些急,领着我们爬上龙脊岭,指着翠华峰顶的“太乙真人”,说他爬上去过,在那里看到了王维所写的意境。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 西安古城墙 (6)

○ 墨耘

2003年,一项充满智慧的修复工程启动。建设者没有简单重建城墙,而是在原址架起三孔大跨度的拱桥,外部以传统城砖精心包裹,与两侧古城墙自然衔接,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墙下为空腹桥梁结构,

## 跨越万水千山的摩托车旅行

○ 黄伟林

初夏,阅读沈伟东的新书,长篇游记《骑着摩托去新疆》。

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游记有点像小说,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从阅读角度说,可以称得上引人入胜、精彩纷呈。

暑假第一天,父亲本来想带上小学的女儿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魔法象童书馆读绘本,女儿没兴趣。天气热,打算去猫儿山水潭游泳。猫儿山离桂林不到100公里,简单收拾行装,带了几件换洗衣裳、一条毛巾毯和洗漱用品,还有保温壶、卡式炉、气罐、两条睡袋,几包泡面和两盒牛奶,以一种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心情,就这样,出发了。

就这样,这趟像是蓄意已久,又像是即兴而为的旅行开始了,由最初不到100公里的目的地猫儿山,变成最后4300公里的终点乌鲁木齐。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跨越万水千山的摩托车旅行。

跟着这对父女的行程,我们会不知不觉关注他们每天吃到什么美食、看到什么美景、遇到什么奇人、经历什么奇事、遭遇什么极端天气、经历什么特殊环境、受到什么创伤痛苦、住的什么旅馆饭店?

这一切,像是这部游记叙事的标配,构成了整个游记叙事的悬念,让读者充满期待和疑虑,所以,这部长篇游记有点像小说。

美食是《骑着摩托去新疆》浓墨重彩的叙事元素。重庆武隆的肉丝盖饭、豆花汤、罐罐米线,四川的达州脆李,甘肃陇南康县花岩沟村烤馍、罐罐茶,康县肉夹饼、醪糟鸡蛋、杨胡子罐罐茶,甘肃成县小川

我还是不信,说庄子没有坐过飞机,躺在地上,却能在想象中俯视大地。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你们文人的神游。我侧头反问,你不也是文人吗?他又笑了,说我已经是水湫池的一介山民。

说罢,他执意要带我们去体验一下风洞冰洞。大约10年前,我曾陪同宁德的朋友上来过。他见惯了太姥山的雄浑,看到翠华山上的天崩地裂,兴奋得爬高上低。钻进冰洞,瑟瑟发抖中,把几块残冰抱在怀里,让我给他拍照留念。山洞里似乎仍有他的笑声,我手脚并用,一阶一层,一曲一弯,不断下探。“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蚂蚁一样,从石头缝里钻下去,又爬上来,感觉触摸到了大心脏里的褶皱。

回到太阳坡下,看着山水之角的水湫池村,怔了一下。我们在院校工作几十年,每个暑假都要往外跑,去追寻远处的诗意。一直想开车拉着妻子和小狗,到广东海边,或者云南山里。计划了好几年,却总为四千里路发愁。近日又思量,实在不行,就穿秦岭,从青木川到剑门关,在山里转上一圈,顺道找合适的地方小住一阵。山中草木,气息氤氲,隔空吸服,便可养生安神。只是,要找到环境不错、有点文蕴的地方,也并非易事。

有村民认识麻老师,主动走过来,帮我们指认石头上的石刻。麻老师说,这里临近长安,曾经藏着不少人才,三教九流,留下满山的文化。他年轻时喜欢李白,现在则更倾心王维,在山里体验王维心境,创作了不少书法作品。光是《终南别业》,不知写了多少遍。“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人生不同的阶段,心境不一样,写的

悄然承载着上方厚重的历史形象与下方川流不息的现代交通。2004年底,这道跨越了70年的缺口,终于被温柔地“缝合”在了一起。如今,整个西安城墙,不再有缺口,而成为一个连接古城记忆与时代脉搏的标志,向四海宾朋和烟火流年敞开自己的胸怀。

看到这曾经的古城缺口,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创口,也看到了生命的缺憾与顽强。城墙的缺口,恰如人生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创伤与断裂。起初,它是凛冽的风

也不一样。沉思片刻,他说,你的《守望终南》,怎么把这里忘了,咱们一起梳理太乙山的文化吧。我呢,饥肠辘辘,身子发虚,随口应道,先吃饭吧。

麻老师一个人,很少开伙做饭。村民们到了饭点,或者把他请到家里,或者直接把饭端过来。下坡,回到村里,径直来到青田家,一个干净敞亮的阳光小院。小崔点菜,我上楼察看。客房推窗可见东山,开门正对西峰,还有一个偌大的平台,是我喜欢的地方。当即订了房间,打电话约了两三家人,这个周末就来试住。

三碟家常小菜上桌,一口酸菜入口,顿觉时光倒流,恍惚间回到悠长的童年。麻兄说起他的日常:早上七八点醒来,不急出门,躺在床上,静听鸟叫。睡足了,起身泡茶,又会发呆。有时一天啥都不干,偶尔来了灵感,则大笔一挥,就能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他劝我也来试试。我连忙摆手,说自己每天还得接送妻子上班,照顾小院和小狗。麻兄听完,再次哈哈大笑,“难怪你一下子订了五间房,要把这么多朋友叫来,像过家家似的”。

略带尴尬地笑后,我在心里盘算着,先试住一下,真能睡得好,往后某个周五下午,就可以接上妻子,下班后直接进山。天池像大山的眼睛,妻子喜欢水,一天不知会围着它走上多少圈。我呢,也想登一次翠华峰顶,既想在那里印证王维的意境,也想从那里望望城边的小家。万一城里有事,半小时就可以赶回。这么想时,感觉翠华山上的小村,如同自家的小院,推门可得,抬脚便至。至于住哪一家呢,有麻兄在此,就不用“隔水问樵夫”了。

口,吞噬着完整的记忆,让灵魂在风中失重。然后,时间教会我们懂得了修补——不是要抹去伤痕,而是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体,锻造出更坚韧的连接。它不再被风穿透,却仍能听见风的回响。原来,真正的完整并非毫无瑕疵,而是学会容纳后,将伤口本身淬炼成支撑我们继续站立的最坚硬的骨骼。

缺口若任其敞开,不加防备,便成了敞口。敞口,是全然的无遮与坦荡。金融家害怕“风险敞口”,那是钱财的软肋;企业家利用“时间敞口”,那是识人的智慧;思想家寻求“心胸敞口”,那是灵魂的疆域。

面罩,我仿佛能看见远古的火山爆发,岩浆裹挟着烈焰奔涌而下,将大地炙烤成焦土;又仿佛能听见地质时代的风,带着远古的苍茫,呼啸而来。这种与现代文明彻底隔绝的感觉,让时空变得模糊,仿佛生与死、古与今,都在这片荒蛮的土地上交织重叠。

这是新疆大海道无人区顺嘴戈壁荒漠的风景。与上面的重庆风景相比,西南的壮秀与西北的壮烈,判然在目。正是在这段路途上,作者收到一位大学同学的离世信息。生与死以这样的方式直观呈现。

旅行不仅启悟善、成就美,而且传达真。在大海道,父女俩遭遇高达70度的地表温度,甚至他人雇请的越野车司机都晕倒了。这样的极端环境,甚至连野生动物都难以生存。经历过这种环境的小学女生,再来听狐狸的成长故事,感受自然不同。小时候依偎在爸妈身边,长大了总要独自面对风沙;分离从来都藏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悄无声息,而又顺理成章。

《骑着摩托去新疆》讲述一对父女从桂林到乌鲁木齐的摩托车旅行,很大程度上,是一次私人旅行。私人旅行的目光大多聚焦美景、美食,当然,也必然涉及旅行过程中的自助与他助。

沈伟东高度张扬摩托车旅行的意义:骑摩托车旅行,骑行者能尽情享受自然和自由。你可以穿行在乡间小路、草原牧道,抵达汽车难以靠近的雪山冰川;你抬眼可见旭日初升,银河垂落,侧目可捕捉雄鹰掠过草原的刹那;你能听到自然的声音,风过草原、河水奔流、雪山飞霰——这些声音是如此美妙。